

TNC9297/4972(10)

10

46448

1818

新刊箋註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之九

史學

論史於麟經絕筆之後至司馬遷史記而止論史於麟止成書之後至歐

陽公唐史而止其矣作史之難也班史失之同擘史失之誕陳壽之志三

國失之誣陸機于寶諸人之史晉失之謬其餘諸家紛紛蓋不足論大抵

作史有法論史有體觀史之表取其即之大義而不當取其登載之年

月觀史之書志史歷代則述歷代之沿革史一代則著一代之可否觀史

之紀傳當得褒貶直筆是非公論而未暇較其異同也嘗致遷史之表矣

三代世表所以觀百世之本支攷黃帝之初先列譜系以祖宗為經以子

孫為緯則五帝三王皆出於黃帝此帝王授受之正統可見也史記三代世表自黃

帝以後至周其表深譜系皆出黃帝六國年表所以示天下之名分故齊康公之十九年為田

和遷居海上而書田齊太公卒且繫之康公二十年康公既卒始書田齊

此尊卑逆順之正理可見也六國年表齊年表曰田常曾孫田和始列為

諸侯康公海上食一城時康公十九年也



官史作史有本

遷史帝以後至周其表深譜系皆出黃帝

又齊年表康公二十年曰田和卒康公二十一年曰田相公年立康公二十五年田齊伐燕取京丘按康公雖近海上然田齊有大事皆繫於康公之年至康公二十六年康公卒其齊年表乃書田公遂并齊而有之十二諸侯年表以下以地為主故年經而國緯所以觀天下之大勢也高祖功臣年表以下以時為主故國經而年緯所以觀一時之得失也秦楚月表上尊義帝而漢居其中明大義也將相年表上繫大事之記明職分也並本表所載如此至唐之表猶有遷之遺意焉表宰相則書杜如晦為侍中仍監東宮兵馬之事蓋言宰相不當下行有司之職唐宰相表正觀二年正月辛亥兵部尚書如晦為秘書監友晦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仍監東宮兵馬事魏徵為秘書監友帶參豫朝政之術蓋言他官不宜上任宰相之權正觀四年二月肅為御史大夫參議朝政正觀三年二月魏徵為秘書監參議朝政唐之宰相稱號如此豈不為後人之戒表宰相世系則書裴氏之房有五而宰相十七人劉氏之房有七而宰相十二人唐之諸臣能修家法如此豈不為後人之勸唐宰相世系表云此馬遷歐陽之表其寓抑揚大義深矣哉嘗攷遷史之書矣封禪一書固述帝舜以不也正以著當時求仙之詐平準一書固述歷代也正以譏當時任利之非於禮書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禮書

則載孫卿禮論而不載叔孫通綿蕞者以見野儀之失而古禮之得也於曆書則載古歷九百四十分之法而不載太初八十一分之法者以見太初之疎而古曆之密也並并史至唐史之志猶有遷之遺旨焉董仲舒劉向子歆以春秋洪範論災異之證班固合三說而志五行前五行志董仲舒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劉向治教深春秋敘其禍福得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盡矣云云范史因之晉史又因之歐公自以特見考武德以來著其災異前其事應而不徇漢儒之論此志五行之得體也唐五行志不載漢儒之論用載武德以來證應焉遷考經星常宿織悉不遺為天官之書天官書歷論經星宿星諸宿班固因遷舊說而志天文晉史因之隋史又因之歐公獨以一代天文災異者從事考武德以來某星為祥其星為異而不泛言彼蒼之象此志天文之得體也唐天文志此遷之論歷代歐之論一代其沿革大旨微矣哉又嘗攷遷史之紀傳世家矣子長以事之繫於天下則謂之紀秦始皇已并六國事異於前則始皇可紀也項羽政由已出且封漢王則項羽可紀也孝惠高后之時政出房闈君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禮書

道不立雖紀呂后亦可也子長以事之有大於列傳則係之世家天子在周則臣道在後世則師道故以世家別之陳涉在夏商則為湯武在秦則為陳涉故以世家係之蕭曹長年雖曰通侯而勳烈冠於郡后皆社稷之臣則亦列於世家也列傳褒貶尤有深意以伯夷居於列傳之首重清節也以孟荀冠於淳于之徒尊吾道也以莊周附于老子以申不害附於韓非別異端也他如僥倭酷吏日者龜策滑稽貨殖游俠皆為當世而發吁有旨哉至唐之紀傳視遷亦不多遜紀太宗而議以牽於多愛之言非妄也蓋得於讀等慈之碑等慈寺碑等慈寺在鄭州汜水唐太宗破王世充之宗而牽感習俗崇信浮屠皆以其言浩傳為可喜邪余於本紀議其牽於多愛者此也紀武宗而貴以好惡不同之語非誕也蓋得於讀會昌之文會昌投龍文余修唐本紀至武宗以謂其語以求長年以此知非明智不感者特好惡不同爾及得會昌投龍文見其自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弟子南無真上真人則又益以前言為不謬矣韓愈使王庭湊之節舊史沒其事今乃書其實蓋以明忠臣之義陽城諫延齡之相舊史實於隱逸今乃列於卓行蓋以表君子之功入秦系於隱

班固表論之

逸出劉菁於文苑皆所以示揚善褒德之意新史紀傳有條不紊如陽城系昔人不傳今書之於隱逸韓愈使王庭湊之節舊史不書今乃書之所以明君子之節太宗拒魏證之諫有殺田舍翁之語舊史則書今乃不書而所以掩人君之闕此新史之得也舊史以高智周蔭李綱王方翼之功業而樂之以良吏以陳子昂之諫劉蕡之功直而樂之於文苑以吳叔之高尚而樂之於外戚以陽城之卓異而樂之以隱逸以孫思邈之高尚而樂之於方技是畧其大行而取其甚小節此舊史之失也此遷史唐史之紀傳世家真得褒貶直筆是非公論嗚呼世無馮遷無以示後人作史之例世無歐公無以洗諸子作史之陋然自固而下亦不可不辨也且以言其表則王子侯表遷則斷自建元以武帝始有分封之制也而固則自高文以來叙之何昧耶武帝從主父偃之請始今諸侯王子分封亦作王子侯表不始於建元建元王子侯表始建元者此也按班固元自高文以來皆表之公卿官表遷則係以大事以驗大臣賢否之職也而固則削去不錄止書拜罷年月而已何畧耶建元作漢與將相名臣表上紀大事次相次將次大臣至固作百官表上表載官制公華下表載拜表年月古今人物表以區區一夫之見而欲定生民以來賢聖愚智之差等文何其不知量耶固作古今人物表分為上中下九等自三皇至秦皆錄之以言其志則高祖之創南北軍武帝之置羽林軍此一代大政也固則不

經之失

志兵使節度無所故光武之三十稅一和帝之縱民為鑄此一代之時務也

也擘則不忘食貨使豐耗無所稽西漢無食貨志志郊祀者不計巡幸里

數之遠聞見錄舜一歲而四歲南方多暑以五月至衡山北方多寒以志天文者反畧當代災祥

之事非史晉史志天文大以言其紀傳則范史紀皇后而不知尊卑之分

之言即協夫歌詠之辭其惠皇之失御也且有溽暑之氣方聞塗蛙之昔

罕記即協夫表奏之語此諸史著紀之失然也並晉紀固論蕭何之理家

而不思記載之反覆聞見錄蕭何傳先言民上書何疆賤買民田宅數千

其反覆不大後言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曰今後出賢師吾儉

論釋之之不調而不思表傳獲麻芝戒誤洪邁實筆漢書紀傳

一張釋之為其本傳云釋之為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衣益請從禘謁

若後拜為廷尉逮事景帝帝赦余為淮南相而百官表所載文帝即加三年

釋之為廷尉至十年書廷尉昌廷尉喜又二年九歷士三年景帝乃立

而張歐為廷尉則是之未嘗十年不得調及未嘗以廷尉事景帝也

以忠毅董壹列於酷吏之傳以直諫鄭衆列於宦者之徒見東漢酷吏

不獲而不立丁儀之傳壽問丁具米當立丁圭他如南北紛錯陳隋

謬蓋未能綴數者此諸史立傳之過然也世之好議論者曰蘇子田古史

經之失

史傳

下廷

史傳

史傳

史傳

史傳

史傳

史傳

史傳

史傳

史傳

史傳

史傳

史傳

史傳

史分

本怒傳公之反覆而非子貢九太史公史記皆非遂以是為遷史之失嗚呼蓋亦究史遷傳信之誤乎蓋遷承秦滅籍之後左氏不立學官經傳無傳始誤於游說之辭若後儒知其闕止爭政知其伐魯伐齊者以左氏歷歷可據也遷何尤焉漢左氏不立學官劉歆遺書太常請立亦未議唐史者以穎達之字傳云仲達碑云冲遠字畫之訛也集古錄孔穎達碑其文於唐書列傳傳云字仲達碑云字冲遠碑字多殘缺惟其名字時至可以正傳之謬不疑以冲遠為仲達以此知文字轉易失其真者何可勝數幸而因集錄所得以正裴少庭之謚傳云忠憲碑為忠獻字音之訛也同其訛對者亦不少也庭碑張九齡撰元宗御書唐書傳云光庭素與蕭嵩不平及卒孫死希嵩意謚曰克平帝聞特賜謚曰忠憲云碑後題額者為忠獻傳云撰撰山性則而碑云往記必碑元其傳子儀則不書徵時之所征討郭子儀朝碑高宗自書不應誤碑為是其傳子儀則不書徵時之所征討郭子儀朝碑高宗自書不應誤碑為是功業不甚詳而載異姓更木計少陀處密事則唐書列傳無之蓋子儀徵時所登其後遂立大勳宜乎史畧不書也然唐書有處密處月味耶孤注等皆是西突厥薛延陀別奇名号余於五代史求少陀其傳張巡則不書種類卒不見本未參謂處密為少陀不知何所據也其傳張巡則不書大小數百戰之功張中丞傳嗚呼張巡許遠之事壯矣東筆之士皆喜為之相述然以翰史記墨考唐書列傳及韓退之所書皆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為疏畧蓋云史家當記大節然而大小數百戰屢敗賊兵其智謀才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家滅而不著可惜也

以是為唐史之誤嗚呼蓋以及紀傳分撰之始乎蓋歐公所修者紀志宋公所修者列傳時慮其體不一命歐公修而一之公受命而退一無所易見公愛人以德公何病焉若天子由吳績所作是又前輩互相正救之意不然温公作通鑑猶自為考異三十卷則作史安有無遺論歟此二公非所以短司馬歐陽止所以愛司馬歐陽也

論詩

觀詩之為美為箴原於虞廷君臣之詠觀詩之為譏為諷原於夏人昆弟之歌嗟夫周詩三百盡經聖人手也一歌一詠尚有源流則後之騷人墨客與盟詩壇者其可不祖風雅之體乎是故詩言志歌永言後世例之以為歌一曰風二曰賦後世擬之以為賦吟詠性情性轉而為吟故嗟嘆之易而為嘆自詩變為樂府之後孔子作龜山操韓文孔子以季和子受齊文伯奇作履霜操尹吉甫子名伯奇無非為後牧犢子作雉朝飛齊牧犢子見維朝飛操即或憂或思之詩自詩變為離騷之後賈誼之吊湘

周詩

之賦
製源
流

詩

揚雄之畔牢愁

本傳

即或哀或愁之詩九此皆詩之體制源流也振

振鷺三言之所起關雎四言之所起維以不永懷五言之所起魚麗

周詩

子雷魴鯉六言之所起交上黃鳥止于棘七言之所起我不敢效我有白

注見九此皆詩之句讀源流也然自已刪之後詩雅蕭條有如蘇李之高

詩家

姚鼐阮之冲澹曹劉之憂謝鮑之清與徐陵庾信之靡麗華藻白樂天

柳宗元之放蕩嘲怨此數子非不可與言詩朝詠風月亡裨風教夸耀煙

詩明

雲無関政躰其視詩人愛君憂國之情無有也此邵康節謂其刪後無詩

人實

宜矣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雖然諸葛武侯出師一表尚有傳說訓誨

之辭陸宣公論諫之奏猶有孟子仁義之談孰謂周詩以後絕唱寡和之

甚邪愚嘗謂晉之淵明唐之杜甫非可與刻繪者例論當以古人求之可

也且淵明處世優游自適桑栗里間得酒輒醉蓋不可以名利羈絆故發

杜甫

而為詩和平自然無纖毫累大羹元酒淡乎無味一唱三嘆觀乎

然有至味至樂之妙讀命子等詩虛靜平淺有孤鶴任風之態歸去來一

辭蕭然物外有閑鷗忘海之勢至若自昔以前皆用義熙年號入宋以後

惟書甲子並見陶淵明詩集詩之者自能扶綱常於紛亂之餘起風教於陵遲之

後豈可以後之詩論耶杜甫流落劔南放散阮湘往來夔陝之間奔走寇

人實

亂之際飲食言笑歡愉嘆感無一息而忘夫君北征之篇蓋倉卒問家室

韓愈

而作也使或者處之對童稚語妻子他不暇顧而終篇諄復惟及國事山

借深

谷喜之謂退之南山不必作登慈恩塔弃此正陪諸公遊遨而作也固宜

明自

笑談戲謔傲視八極以樂其心而措意立辭意在言外荆公謂其譏天寶

論

時事則其憂國之意果何如哉並杜鵑之詩忠愛之念天地實臨北征

命詩

之詩忠毅之色秋霜之嚴與柏舟考槃之詩異辭同體可以後之詩論

耶詩

世之論者謂韓昌黎以淵明嗜酒有所托而逃者似未許之不知

退之

當元和之際思欲致君不幸有嶺表之行故進李杜而退淵明亦愈

歐公

自諭之言又謂歐公平生不愛杜詩必有短者不知歐公方唱古文以抑

南校

未學不好杜詩所以權時而救弊也謂韓吏部絕倫又歐公交黨辨以古

淵明

不然東坡喜淵明之癯而實腴謂曹劉鮑謝皆所不及東坡喜淵

詩有

李習之文為後意金屑雖貴着眼成病文章雖多於性有害論

君要

耶黃魯直謂子美之詩如意金屑雖貴着眼成病文章雖多於性有害論

國

淵明之詩當取其有補風教論子美之詩當取其愛君憂國外是不論徒

工於文墨章句間豈深知二公哉陶杜之後而得美刺箴規之旨吾於楊

歐蘇黃見之夫自宋興以來名公鉅卿馳騁翰墨固不可一二數求其備

政治禪風教者四君子有功焉楊文公超出於岐嶷幻雅之之時觀其願

秉忠清節終身立聖朝之句則知有致君堯舜之意揚文公年十一送中

身立聖朝之句宰相表賀相山野錄讀其介推母子伯夷兄弟之句則知

有綿上首陽之風異時范文正公因而文知其道至躋之大雅大忠之列

可見矣范文正公贊揚公像曰昔王文正公天下謂之大雅冠萊公天下

歐公

歐公以歌詠為諷諫之首其曰玉輦經年不

諷諫

遊幸上林花好莫爭開高宗時禁宮中言歐陽脩立朝以諫諍為必若春日

家抑外戚也宮禁門戶夜除所視之辭與時作者不過頌德日福而已至

斷也

有曰玉輦經年不遊幸上林花好莫爭開君子陰消退小人動上以用威

君王念舊令遺使無准保家又有所謂馬是時溫城堯上念之不

已其林父堯佐且將用矣異時蘇公以犯顏敢諫為公之文確矣

得詩

公議未敢陽子出天下爭自署權以通經李古為高以教時行道為

異

而蘇黃間見疊出蘇之正節勁氣傲雪凌霜黃之風韻灑落光風霽月道

後門則形於歌詠尚可想見英風清節之美是中惟可飲醇酒意則在於

詆新法閑送茗溪入太湖意則在於譏水利詩集嗚呼沔彼流水不在

於水而在於規鶴鳴九臯不主於鶴而主於誨蘇公之詩蓋得此興而為

詩也東坡跋漁父則取其清新婉麗之作東坡跋山谷東坡送孟容詩則

起堅城受我降之語山谷云子瞻詩句妙一世乃云送山谷詩黃庭堅詩

論詩

起堅城受我降之語山谷云子瞻詩句妙一世乃云送山谷詩黃庭堅詩

東坡詩如曹節淺值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赤

詩得壁風月箇玉堂雲霧物總可法擬一律堅成受我隆

未必熟李太白詩深矣未必暢山谷之詩蓋兼數子所長而為詩也故論

東坡之為得於淵明論山谷之詩為得於子美誠至論欽聶夷中四月賣

絲五月賣穀之詠或者猶以周詩許之聶夷中詩四月賣新絲五月賣新

有二百况晉之淵明唐之工部我朝之楊歐坡谷四公其有補於風教也

不少君子安得不進於三百篇之列也

字文

王荆公之辨字說以觀為鸚以雅為鴟君子以為怪聞見錄東坡吞列首

此卦本足老鶴大小雅本足老鸛原書云新李說易觀

小者曰錢君子以為鑿筆談王聖美治字孝演其義以為古文古文之字

皆從木所謂古文者如淺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如木類其左

不可錢反而小者曰錢見之小者曰賤如川之類故以淺為義也甚矣字學不

可不講也亦不可過用其心也何者閱字未盡偏傍固世儒所不予而芒

於奇字或者議其艱深以不識字而見譏者固不足道而人吝其多識且

以為終身之恨此荆公聖美之說宜夫君子不與也天古者虫書鳥跡象

形宿事凡假借傳注姑以代結繩記遺忘耳故其字有省文有借用後世

皓首點畫勞心偏傍好異過奇往往以已見合古文故其字有篆隸之變

有傳寫之訛此古今文字之所以異歟彊可為強則如記南方之強記中

運可為遲則如詩之行道遲上匹可為鳴則如軻書之匹離書本是所謂

省文之字呂令言載青旂則載通為戴記月漢史言神爵則爵通為雀借

此字而彼用可也帝紀漢文紀云祝釐是借釐為禧矣禮樂志云熙事

是又借熙為禧矣借一字而兩用可也並本漢高紀縣咸陽則與徭通文

紀無縣教訓其民則與由通百官表皐縣則與陶通李尋傳縣俗則與縣

通韋孟詩大馬縣上則與悠通班固賦摸先聖之大縣則與猷通借一字

而六用亦可也並本是所謂借用之字若此數者若非古者制字之正乎

自夫有篆隸之鑿也亂亂兩字初非通用而隸古之初寫用混淆至亂變

為凱濩法兩字亦非通字而隸書之後多倦點畫至濩轉為法策字從束

論古今篆隸之鑿也亂亂兩字初非通用而隸古之初寫用混淆至亂變

為凱濩法兩字亦非通字而隸書之後多倦點畫至濩轉為法策字從束

論古
今傳
寫之
訛

不從來古文也後儒解漢書先生來上而為棗劉字從亞

後儒論漢史書劉姓為卯金韋談古文自變錄其法已錯亂多轉為楷字

如漢武帝以隱語名東方朔云先生來上解云來上棗也按棗字從東音

訛也推酒漕運則以推而從木救以斂則以斂而從金吳頊作新書

互字則易而為牙韋談牙會本唐人必牙為互字如互而

獵唐史肖吳不孝讀伏臘為伏獵權書魚為魯寫帝為虎抱朴子曰書

傳石鼓聲牙雖昌黎亦未之曉韓文石信矣夫字季之難也雖然古今之

文雖變而所以為理者未嘗變增損之畫雖異而所以為說者未嘗異吾

嘗觀先正諸公講明經史推究傳注其有補於後季也多矣而區區篆隸

傳寫之過一洗萬古而空之劉別之刊設漢書也侯表之紅縣則易而隸

之利
誤糾

釋論
書

縣侯表載侯戶封紅縣刑侯表之票客則易而典客侯表韓信入漢為車

如是一等類未易縷數姑以一二言之以辨傳寫者之失若程伊川讀論語

曰子在齊聞韶音不知因味聞見錄今世所傳宰予晝寢以晝作晝二月

贊上襄哉二先生蓋出新意也說者且以三月之近音子曰之曰近日月

於篆隸間或是時字說方熾先生極力排之必不蹈或者之非愚意必有

源流不可以私見議先輩也東坡書解云云又時王荆噫蒼頊之制字蓋

以闕天地參造化也天粟書雨市妖夜哭萬物由之以著綱常田之以立

百官萬民由之以治則古文誠不可廢矣惜夫後之諸儒寡識者失之愚

過苛者失之鑿必如楚子因止戈為武以知武之非已功晉伯宗因反正

後儒
不

過苛者失之鑿必如楚子因止戈為武以知武之非已功晉伯宗因反正

為之以知鄴都之必可伐因三蟲食四為蟲如醫和知晉侯之疾因亥有
二首六身如史趙知絳老人所生日數之積並左無失古人制字之本
意吁此唐人所以設明字之科有以夫

字音

音前輩沈存中之論音韻也致與李異其韻而詩則協投我 以木李報

夢以瓊玖梁與夢異其音而詩則協黍稷稻梁農夫之夢求其說而不得

且謂意別有理也沈存中筆談音韻之李日沈約為四声及天竺一徒學入

多與李字協用夢字正字多與平字章字協用如詩或辭或交以燕天子

彼留之子貽我佩玖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終三十里十千編自以

始賦其有君子有谷貽孫子陟降左右今聞不已膳去左右無不能正又

如孝孫有慶萬壽無疆李擢稻梁農夫之慶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如

此亦多今黃韻中慶一音如然如詩之未見君子慶大學識如存中博洽

心兩上既見君子慶哉或賦不止慶字然別有理也皆存中猶不能曉古詩之韻况後學乎然嘗觀上世之書易近世之詩歌

皆有叶韻者而後知詩無有不叶第古今之字異耳音韻異耳以今字而

會古音則律度不諧宜其差以古字而尋古音則宮商相應宜其叶蓋詩

之言其字多與音異者字古也字古則音亦古也如言頰彼眷今則頰音

大叶鱸鮪發則發音補末若泉源在左佩王之難以離之音為乃可清

人在彭駟介旁以旁之音為補彭說一字也曰與子成說曰不可說也

又曰召伯所說莫一字也曰維葉莫上曰莫其德音又曰歲聿云莫夫同

是字也或通用或借用則字古而音異也多矣豈有古者塗歌里詠

之言如是不叶哉且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則曰明日良曰

康不同韻也易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則曰行曰慶

不同聲也借曰明之於良與康固協鄰韻而行之於慶為得而協耶蓋廣

韻中以慶音卿若班固賦東都用慶字與成叶班固東都賦彰皇德兮牟

楊雄草大元用慶字與疆莊叶往往比而用之則知古人蓋用古音也元

若卦次三長幼序上子克父相曰子克父乃能育與也次四見豕在堂狗

繫之文則曰見豕在堂其體不慶也次五軸彊調交利富真則曰軸彊

安和順其疆也次六升其井甕三歲見背刺曰外其井甕三歲不噫書與

享也次九老夫深車少交提壺利考家則曰老父探軍其體乃注噫書與

音用古

音用古

音用古

音用古

音用古

音用古

音用古

音用古

音用古

音用古

音用古

音用古

音用古

音用古

音用古

音用古

思方愁人天與人韻異也以音推之天之反鐵因也屈原非用古音耶

非用古音耶房中歌曰象來致福多與國叶漢郊明堂詩曰允懷多福亦

韻於雨而旁見疊出或曰漁魚雅上又曰濡及九有此詩配吉甫而作是

必不苟然者母乃退之強強得寬韻則波闌橫溢泛入傍韻得窄韻則不

復旁出因難見巧歟非也退之平日所習者皆古文故其所作者皆古音

求古人之字反以沈約四聲西域七音後來紛上等作以強律之古豈不

過哉然嘗論古者字音之失有由矣變於四方言語之不同鑿於諸儒學

昌黎

與職叶班固聲若相遠也以賈誼疏觀之福之音福則漢人非用古福音

音古

耶前賈誼不特此耳韓昌黎最後出者也濃墨大字作元和聖德之詩既

韓文元

復旁出因難見巧歟非也退之平日所習者皆古文故其所作者皆古音

韓文元

求古人之字反以沈約四聲西域七音後來紛上等作以強律之古豈不

識之不廣

過哉然嘗論古者字音之失有由矣變於四方言語之不同鑿於諸儒學

齊

得來白登來在齊

有焉

以但為地在魯有

以一為蜀

吳人稱浦為步韓碑有之

此變於四方

此變於四方言語不同也白樂天題座隅詩曰俱化為餓殍非字也而

押之可乎

押之可乎杜牧秋娘詩曰厭飫不能飴上乃錫也而訛之可乎

音訛胡反

音訛胡反古也而張良傳贊魁梧項籍傳枝梧顏師古乃鑿而音于

後歟

後歟聞人之舉進士也詩試省題至以高與敬同韻此見四方言語之失

鑿

此鑿於諸儒學識不廣也嗚呼孰知方言之變諸儒之鑿其弊猶循習於

後歟

後歟聞人之舉進士也詩試省題至以高與敬同韻此見四方言語之失

近世語音之不

近世儒學之不

也詩用彩霓考官以沈約郊居賦唯霓連蜷讀霓為入聲而默之此見後
儒學識不廣之過景仁少本進士善文賦場屋師之參政正公篤召讀
取為入聲謂景仁為夫韻殊不知約賦噫安得昌黎諸人與之論古者哉
但取聲律便美非實不可讀為平聲也嗟夫深於奇字方言世儒所師
閱字未盡偏傍識者譏之信矣夫音韻
之學不可不講也雖然君子寧為范景仁之從古者毋為沈存中之疑古
韻寧讀賈元公之音辨母讀王荆公之字說

后德

歷代詩音之不

易著家人詩首關雎嗚呼聖人作經何拳上於此耶大抵宮庭雖隨風俗
攸化寡妻是刑邦家所關故私謁不行則椒房無預政之嫌外戚無竊柄
弊而朝廷清矣嫉忌不生則禁密有肅穆之風子孫有衆多之慶而本
支強矣晏朝有箴則無宴遊逸豫之習無聲色嗜慾之好而君德進矣舜
之歷試不在於親總萬機而在於為內之化書舜禹之典則不在於予臨
兆民而在於塗山之德史文王姜妣太妣所以成肇造之基託宣王得助

漢唐無資德之賈誼

姜后所以致中興之業史噫盛哉推原其由古者彤管有史雅頌有訓託
以冢宰總內朝之政宰夫任宮教之職周禮是以無後世于請之私奢
之過竊弄之失者職此之故也自關雎之化不行內庭之教不講而一家
之紀綱視皆有訓焉漢自呂后之橫不能制政出房闈而產祿有封王之
自謹夫人同坐之禮不能正袁盎尊卑亡度而倡優有后飾之習
迨至末年許史專寵鳳舞竊權染指漢鼎舉朝不問而漢之宗社危
矣正本唐自昭儀立后革命為周而諸李有滅滅之禍高宗立武昭儀為

備謂革命精除宗室致悉誅韓等諸王命監察御史蘇物按其密狀物
誠問皆無明驗或告响與韓皆通謂太后召物詰之物執論不回太后曰
卿人雅之士此豈不必知也使周與等按韋氏專國政事無章而五王有
就戮之慘武三思因上官婉兒與韋后私通氏之勢復振曰夜替五王
平陽王彥範為扶風王東之為浚陽王怨已為南陽王文瑋彥範為
王迨至中世牽愛任帝胡雛唱亂漁陽鼙鼓動地而來而唐之國祚殆矣
元宗龍祿山所其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聲
上亦不疑後祿山亦無河東節度既漁頰三鎮有聲中國之心遂

我朝自漢陽唱亂遠近驚會縣發河北皆綠山統內陋矣哉漢唐家法也漢之風浩至有姑婦相稽之嫌德之賈相築之風俗至有婦罵其夫之失伊誰之咎通鑑然則家人之卦關睢

之詩其有補於風教也大矣我祖宗以仁義立國以綱常齊家以人倫化天下內言不出於外私恩不容於公蓋與唐虞三代比隆焉漢朝椒房侍

寵至有戚里撓權之患呂后紀聖朝杜絕私情高氏修宅請置潛火太后

因戒二高不得干請是后族未嘗私請也英宗宣仁聖烈皇后高氏嘗備

有昭容之位聖朝內外整嚴曹佺至老視疾禁中太后曰此非若所當留

是后族未嘗得入也神宗事光祿太后極誠孝所以俛悅后無不至本朝

受舊典可援也而宣仁自謙故只就崇政元祐三年宣仁太后受冊有司

謂不預外廷紹興十二年上曰數日來太后趣行中宮之禮朕乞

恩元舅太后持其制不下治平九年如宣徽院院使曹佺同平章事

立長君是言也不惟社稷之福亦生靈之幸杜太后問太祖曰汝自知所

歟父以子繼豈非古今相授之常乎而昭憲切然遠慮且曰四海至廣必

其道此位可尊是言也不惟子孫鑒之而天地亦臨之宣祖昭獻皇后杜

君之深意後三日內批行三省所進詔本自常儀而下二十六字不免有

宣仁

有請

未嘗

后姓

內得

宣仁

有請

謂不

恩元

立長

歟父

其道

君之

我朝自漢陽唱亂遠近驚會縣發河北皆綠山統內陋矣哉漢唐家法也漢之風浩至有姑婦相稽之嫌德之賈相築之風俗至有婦罵其夫之失伊誰之咎通鑑然則家人之卦關睢

之詩其有補於風教也大矣我祖宗以仁義立國以綱常齊家以人倫化天下內言不出於外私恩不容於公蓋與唐虞三代比隆焉漢朝椒房侍

寵至有戚里撓權之患呂后紀聖朝杜絕私情高氏修宅請置潛火太后

因戒二高不得干請是后族未嘗私請也英宗宣仁聖烈皇后高氏嘗備

有昭容之位聖朝內外整嚴曹佺至老視疾禁中太后曰此非若所當留

是后族未嘗得入也神宗事光祿太后極誠孝所以俛悅后無不至本朝

受舊典可援也而宣仁自謙故只就崇政元祐三年宣仁太后受冊有司

謂不預外廷紹興十二年上曰數日來太后趣行中宮之禮朕乞

恩元舅太后持其制不下治平九年如宣徽院院使曹佺同平章事

立長君是言也不惟社稷之福亦生靈之幸杜太后問太祖曰汝自知所

歟父以子繼豈非古今相授之常乎而昭憲切然遠慮且曰四海至廣必

其道此位可尊是言也不惟子孫鑒之而天地亦臨之宣祖昭獻皇后杜

君之深意後三日內批行三省所進詔本自常儀而下二十六字不免有

宣仁

有請

未嘗

后姓

內得

宣仁

有請

謂不

恩元

立長

歟父

其道

君之

拜后於堂上衆皆省言然不樂左右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母
為不樂后曰吾聞為君難且天子者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
可尊苟或失取則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憂也子其勉之太祖拜曰謹受教
不特此耳元祐初元正小人祠
隙之秋宣仁召申公於外郡起司馬於散地極溺揀焚革弊去姦諂然有
慶曆之風此其功為如何宣仁后元祐初垂簾而中公相司馬蓋建炎渡
江正國祚綴旒之日隆祐掃清劉苗再植中天刻危而安受禍而福赫然
中興之烈此其功又如何隆祐太后手詔立康王即詩之思齊微音益斯
不如其我朝賢后之謂歟

齊家

夫子述詩上起關雎鵲巢之風而下終於陳靈之亂序書本於父子之底
豫而慨然絕筆於秦襄不感其為喟之師噫聖人品節裁成所以立國之
規模何其正大深遠耶蓋宮庭社席之微而係於邦國都鄙之治父子兄
弟之儉而關於上下內外之分推而至於國可以安治而無憾極而及於
天下可以平靖而無隙變故而不能移危疑而不能亂此六經之格言孔

周空
有肅
風

孟之大訓三代聖人之家法也愚嘗讀五子之歌讀盤庚之書深切有感
焉夫以太康洛表之敗十句弗及神怨民怨之時也而五子者方且憂懇
惻但不忍自利至援萬姓之仇以身當之而不辭盤庚遷都之舉安土重
遷民咨胥怨卿士浮言之日也而王宮宗室貴后之寵者領乃從上所命
而不煩片辭之告戒是知禹之立夏湯之造商專以齊家為本其純粹和
輯之風乃至於此歟文武造周此意尤厚麟之趾振上公子重宗族也常
棣之華鄂不韡上友兄弟也思齊不瑕樛木無嫉嚴闡教也典禮以維之
雅頌以播之仁義禮樂以化之異時我周東遷晉郊焉依左傳姜后脫簪輔
成中興中興皆祖宗家傳之法吾觀三代有道之長久安長治昇徒稔亂而
不叛商都七遷而不擾春秋戰國綿上而不絕者蓋對越之義常尊而肅
穆之風不絕也至漢歷唐此風泯如漢自杯羹之語一形削滅恩義而父

漢唐
之紀
細

子之倫缺高祖呂后之橫莫制紊亂舊約而夫婦之義乖呂后漢之風俗
染而成習母子之評語夫婦之相稽儒者之深憂賈誼子弟殺父兄妻殺

夫一歲至數百人中興名相以為不可一日安者國之不亡歲七哉

唐自兄弟不相忍而喋血於禁門父子不相安而逼奪於神器太宗唐之

子孫無所取則子攝兵叛其父太宗太子承乾權廢謀變事臣專兵叛其

君此山朱取於憑藉扶持之法哉前輩謂漢大綱正而衆目未張唐衆目張而大綱

未正程氏愚謂唐之大綱固未正也而漢之大綱又安在耶惟我宋立國

大體兵力雖不及於漢唐而家法實無愧於三代是故傳授一語鬼神森

列金匱藏書千古不磨神龜大寶舉而委之不啻脫疑然則太祖太宗之

相授堯舜指遜也太后疾太祖侍於太后曰汝萬歲後當以次傳之二弟

機之暇父子杯酒相屬則高宗孝宗之相得王季文王唯諾也淳熙五年

近儒臣之時多昵比啓謝之曰上曰賓獲之任非各賢不可卿等師傅重任深戒順從長編至

王也聖朝宮禁嚴密出入整肅內之風百不傳於外外之請謁不通於內

宮人服銷金以迎駕真宗却之貴妃衣蜀錦以侍宴仁宗責之緹此閨門

世有哲后也聖朝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慮肺腑之怙勢而不授以政憲薰

府挾籠而不假以權駙馬柴宗慶求為使相王魯執議不可仁宗曰附

我朝父子孫無所取則子攝兵叛其父

我朝父子孫無所取則子攝兵叛其父

近儒臣之時多昵比

世有哲后也

文妙聖開豈若坐對三神山高宗浚之曰此就寬闊之地靈石為山因湖

相屬龍山光而所泉流灌聖朝虎闥有訓世世不忘親

以李至李沆燕太子賓客見太子如師博之儀太子見必先拜太宗謂至

又作詩分賜賓客資善有記戒及戲玩則見於真宗之朝長編祥符九年

觀南為皇手就學之所各曰資善上作記刻石堂中命揚

魏威信皆歷行陣有功晚年方除使相之在宣官王守忠求為

馬勒尉柴宗慶求為使相何如王魯曰先帝時石保吉

國家
世
有
相
明
目
除
內
官
為
節
度
死
有
祭
賁
蓋
曰
守
法
卒

節度梁通死爭不已王守忠疾求為節度使梁通曰官官無涂真刺吏况其節度乎上曰朕嘗許守忠矣適曰臣今日備位幸此國家世無倖習也我宋家法之善堯舜三代而下誠未之間也伊川謂三代之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誠至論也然

伊川所言歸本於大體以忠孝廉耻為之紀綱故能如此伊川之言信矣伊川謂歸本於大體以忠孝廉耻為之紀綱故能如此伊川之言信矣伊川謂歸本於大體以忠孝廉耻為之紀綱故能如此伊川之言信矣

臣氏
論我
朝家
法

聖舉其事親享長治內勤身之法微仲之言驗矣法甚正自三代後雖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家法甚善臣請舉其畧事親之法事長之法治內之法外賦之法尚儉之法勤身之法尚禮之法寬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祖宗有焉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今日有焉

睦族

周之王業何以興吾觀麟趾而知周之所以興周之王業何以成吾觀行筆而知周之所以成麟趾之信厚不惟公子而止也而且及公族不惟公

周家
族而
強

族而止也而且及公姓何其才之多也行輩之親睦既肆之選矣又設之席既設之席矣又授之几何其尊之厚也然則周人之過曆有由矣是故版湯之餘常棣缺矣而共和行政周召是賴荒嫫之習角弓作矣而我周之東晉鄭焉依綿葛藟在河之許兄弟之義何在也而糾合宗族以蕃王室載之麟筆班可攷焉噫霜降水涸涯涘乃見至文武成康已遠而周以宗強屹若盤石君子是以知同姓之有功於周歟自周以後享國長

漢初
敬宗
之意
厚

父惟漢唐而已然其始固有周人封爵之典而其後不免蹈秦人祗立之失此吾有感於世變也方漢懲前日之弊大者既嗣世而襲封而其苗裔支別則置宗正官以糾合之此其敬宗之意厚矣前諸侯上表繼統亡秦王二弟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臣尊王子弟朱虛列侯輝映王室大格九國又前百官表上宗止卿掌親屬朱虛列侯輝映王室周勃等河間敬樂譜系增重亦何負於漢哉夫何王子分封之令

漢中
世
則薄
矣

下而侯國削弱武帝施主父偃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國不得相衛之禁嚴而宗室無有在位南漢山不所之謀竟太子燕受作空官之律則天

下之上不得其諸侯矣... 司農道成帝世... 賜說呂祿劉章急入官... 有在京師者至昭帝... 德為宗正德之子向... 人畔漢當符者豈非... 知天命或蔽天符... 所謂莽知彘微生其... 所忌降生其發心究... 怨強弱之變明鑒戒焉

愛意

此其愛親之意厚矣江夏定難王牒有光河間之功宗室標的亦何負於

唐哉唐太祖諸子贊方高祖禳除四方河間之功江夏之豐可謂宗室標

夫何未及再傳而降封之禮已薄上迨至親盡而仕宦之制無

唐宗室世系表唐有天下二百年子孫蕃衍可謂盛矣然其初皆有封

於民間甚異時劉秩各儒因武民之禍欲行封建者豈非有所感耶

子贊至各儒劉秩因武民之禍則建論以為設爵無土署官不聯非古之

而無所憚全謂郡縣可以小寧不才以久吾觀唐宗室世系表有所謂流

安大抵與曹元首陸士衡之言相上下

落民間其可歎也之言信夫上噫厚叙九族舉陶有謨立愛惟親伊尹有

訓斯道也帝王相傳之家法漢唐其可忽諸國朝睦族之恩與周比隆公

族之賢亦與周比隆分王之爵天聖制也奏議天聖四年司諫劉隨言皇

王親王既沒不立嗣王闕典未行禹在繼聖又寶訓仁宗謂輔臣曰自刑

王沒而祖宗之後未有封王爵者三代皆建宗戚乃以皇叔德文為東平

允良為重原郡王姪從弟為額國公宗說為沂國公也南班之恩景祐

制也西班官諸司使鎮諸州刺史者十二人換諸司使以下至殿直皆換

將軍率府副使是宗子無遷官法惟遇補職人禮則晉遷一官及南班

並備三聖宗子並上表乞推恩故為此制按實錄會要正史並稱換西班

官百官表獨稱南班官當考又職原天禧元年定制宣祖太宗太宗初命

授諸衛將軍增綠右侍禁元孫授右班殿直景至和二年遷官有法也

仁宗謂輔臣曰宗室久不知恩今悉遷官可乎宰相等曰睦九族堯舜之

道陛下推恩宗室此新政之美也又長編至和二年詔曰睦九族堯舜之

考課遷官之法而宗姓不與吏事先朝者格使十八年遷所以睦族示愛

也朕尚念有耆老久次者令中書樞密弟其服屬自明道章恩後且十年

咸與熙寧初元出補有法也出請外官封事并列於有職之臣此盛德至

公之事昔漢之取人不限疎近而宗正有郡國歲計上籍之文刻向以高才進唐宗正寺歲宋進二十人李程李眩皆為率首今宗正寺不預薦士切恐臣我有所未稱謂宜俾諸教官依國子監外官李例為其疏封之恩課試法每遇科試就宗正寺鎖院試別立人數頗示優異

誠篤矣睦親有宅 寶訓仁宗設以王清宮地為路王等宅賜名睦親上既

皇睦宗有院 職官宗寧元年蔡京置敦宗意何勤也分賜有銘祥符三年

帝作宗室坐右 銘并注績詠有詩王元溥宮賜以御詩及衣幣有差元溥

能自修勤嘗曰 讀書日記兩事歲月滋久為情何密也其厚遇之禮誠至

益多矣上每稱其好 李御書出必令繼和焉

矣然祖宗之意不以是而止也 蓋生長侯王之弟不知政事稼穡之難

養富貴之勢不知詩書禮樂之訓是以記室之除必擇良士 寶訓太宗以

畢上元張茂直充 諸王府計室參軍謂之曰諸王生長深宮未知世務羽

必資良士替導為 善使曰開忠孝之道卿等皆謹倍有行名宜勉之

善之命必戒迂儒 元徽年上資訓導善或維迂儒備王府侍講謹選

德行之人 四朝國史鄭穆為峻嘉二王侍講府僚缺員陳儀請擇人神宗

之門講說有 宮院教授亦湏端慤之士 仁宗嘗曰諸宮院教授非上講習

法可為勸戒 宮院教授亦湏端慤之士 仁宗嘗曰諸宮院教授非上講習

翰充則善心日長也 一大長宗正之職既有宗正又有同知正寺掌教宗

意

宗紀萬籍以昭穆定親疎元豐六年詔宗正事長一不專用同姓蓋自有

太宗正事掌皇族又皇祐二年初置宗正司以寧江軍節度允遂知太宗

正事草化連留終守節同知太宗正事時諸王孫然多既聚君睦親院政

於祖宗後各擇一人訓導糾違夫九宗族之政皆令閑掌崇寧元年增置

同知太宗正事一外宗正之職既有宗丞又有宗簿 京原宗寧元年蔡

員以宗惠領其職 外宗正之職既有宗丞又有宗簿 京原宗寧元年蔡

分內兩京鋪戶於兩京置外宗正司擇宗室之賢管幹於本州通判我

官內選二人兼領承簿中丞南外置司泉州西外置司福州丞係粹兼簿

係僉判兼紹興亦有宗司乾道七年則畏心日生也夫示之恩寵以養其

省紹興宗司隸行在置四門宗司 則畏心日生也夫示之恩寵以養其

身加之訓督以養其心則陶和毓粹皆漢河間唐江夏也自今觀之其勤

於學問則有手抄經史百家者 自與國團練使德文少好孝九經史百家手

進見戲呼之曰 王秀才由是宮中悉稱 有上詩賦十卷者 寶訓夏棟開試

之上封祀德文奏賦 頌上每賜之詩 有上詩賦十卷者 寶訓夏棟開試

之亦朝廷美事 命李士院召試三題 有以文章第進士者 寶訓皇祐中叔

我爾獨以文章 得進士第前也宗子無有也 其忠於規諫則有所獻多忠

言者 論經藝王病上親至卧內屏人語久之所獻多忠言 有所上關治原

者 寶訓右神武大將軍宗諤上治原十五卷上日宗諤採 有論新法而感

泣者 皆因見錄宗所行善事而為書意在規諫亦宗室之良也 有論新法而感

宗籍

是我壞人不樂汝自為之初王泣曰何至是皆不樂而罷其嚴於律已則
有自奉儉薄者從質本已儉薄歲時祿賜博置有性謹寡慾者荆王元羅
為文性謹約有事親至孝者雖賤必夜帶見之康氏好方書每歲以錢十
余萬為樂以施疾者母死宗保至若國步多艱之秋策勲社稷中興有光
仲威夷狄聞者起畏屹然有宗強之勢此尤為宗籍之祭也信王忠義堅
如金石擊慮慰民兩河響應猶繫人心於如也中興本末二聖此符諸親
道歸趙邦傑馬曠率兵擊虜奉信王為自兩河響應皆懷歸心望朝廷
義之心堅若金石臣臨虜中頗知其虛是賊今稍隳皆懷歸心望朝廷
早遣兵其氣驟之英發威望之赫奕豈一朝一夕之所致哉噫凡今之人
莫如兄弟此上人之責也懷德惟寧宗子維城此臣下之責也

戚晚

周因申伯而戚晚始有任職之選是時也以賢而不以親詩秦任穰侯而
戚晚始有竊政之弊是時也以親而不以賢穰侯人后之弟秦昭王之舅
嗟夫援肺腑未免縱侈之習依憑城社或有專恣之權苟不痛懲力革

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漢自呂氏顛權產祿怙勢白馬盟寒爭疏王尊

稔成北軍之變呂后紀及王王氏根據莽鳳長奸垂涎漢鼎舉朝不問卒

致篡奪之患王莽此雖呂王之罪亦漢人抑制無法也唐自三思鄙夫怙

恩昭儀氣使縉紳勢傾朝野於是有諸李鐵滅之禍武后高宗立為昭儀

唱亂之兵揚國忠以貴妃故為右相公卿以下莫不喪膽張彖曰君輩倚

秦人作備之過乎嗚呼實長君少君其質甚美彼灌絳猶選士之有節行

者為之師傳賓客賈嬰東都四姓小侯立學且拳於姻戚之教後顯宗

信更歷行陣本功臣也而晚年方有使相之除大聖四年上謂輔臣曰

何如王曾曰先朝在君立親成信皆歷行陣有勢宗慶求為使相

聲本賢守也而當時且斬鄆州之命治平四年十一月知鄆州向傳範

國朝何如王曾曰先朝在君立親成信皆歷行陣有勢向傳範典郡有

公威方徐使相將相之任言容私情上曰卿等可忍論之矣

以聲本賢守也而當時且斬鄆州之命知鄆州向傳範典郡有

國朝何如王曾曰先朝在君立親成信皆歷行陣有勢宗慶求為使相

唐莊
三思曰
廣後武后
蓋誅諸王宗室

國朝
何如王曾曰先朝在君立親成信皆歷行陣有勢

須安撫密文彥博曰傳範典節有受贊發受以

非緣外越上曰諫官如此言其善可以止也王請也

獨上之人為然張堯佐遷宣徽使包希仁抗疏力爭

命王率正為中丞亦言堯佐一日而除四使又賜二子

爭竟左亦罕官徽景靈使乃認李士貼府庭曹侂拜中書令呂公著

執奏不可元豐三年上以慈聖光憲次大准恩曹氏於后為兄弟行轉二

於用賞亦然也往彥主販易免征未害也至有鄱陽之行

未甚也且有登州之賤王繼勳或有版暴

嚴於用法如此不獨上之人為然思永有過有司奏之

是即是其臣嚴於用法亦然也用賞既各則驕汰之習戢用法既嚴則

既事違知閣門滿恩求上曰雖戚里士曠落職宰臣論之

乞落借官及若遺認除客者四方館公事仍轉一官上曰士曠

故優兵之然不可縱守朕於外戚未嘗假以恩澤今後宮之家

議即

是即

是即

是即

是即

是即

是即

是即

是即

是即

是即

是即

是即

是即

是即

是即

是即

是即

是即

是即

國朝嚴戒

畏之心生君臣上下更相告戒其為慮遠矣不特此爾自古椒房未有

私其新今也外家有求高后手札曰二高不得干請也

元舅加恩太后面諭曰外

不可增長也高氏朱氏皆奉故事加恩太皇太后曰章獻垂簾初與此

例曰大防曰太皇太后以高氏故事自抑思如故事何后又

曰外家恩澤方欲裁賈可又增長乎大防曰此盛德事也又不特此耳自

古戚里未有不自榮其家今也李遵勳奏請納祿力辭錫賚

請納祿車駕臨門賜王貽永求罷輔政欲速權利至和元年

白金五千兩不受王貽永求罷輔政欲速權利至和元年

無私親之心戚畹謙靜退托復無貪祿之態宜乎陶和毓粹折節卑禮有

古人之風歟

古人之風歟

古人之風歟

古人之風歟

古人之風歟

新刊箋註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九



新刊箋註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之十

勸農

周重農而勸

嘗觀諸詩而知周人重農之意厚矣詩曰曾孫來止以見君尊之嚴出入田畝而不為屈也又曰嘗其百否以見田畯之官相忘且觴而不為耻也夫櫛風沐雨莫勞乎農沾體塗足莫賤乎農周之君臣從事於稼穡之間交字於閭里之所則當時為農者安得不相勸勉哉然周之人意不止此也天子所命者農命官所先者農朝廷所加惠者農官府所分作者農下至州鄉閭巷婦人女子賤隸小夫歌詠讚頌亦無一不在農者噫盛矣夫自民不里居農非前世之農勸相之方視為末務去而為游手棄而為未作散而為諸侯之食客聚而為山澤之盜賊漢復古意多方勸率其免租

後人勸農

以優之文紀賜民田相之生設其科以貴之呂后元年初置孝弟方田二千石一人民未知種麥則勸之種麥仲弓說上曰今閭中倍不好種麥願墜下詔大農使閭中民監種術麥民未知養苗則教之春事欲作則鑄以耕種之器及田父老善為田者受田器各耕種養苗

傳徐偃曰偃矯制教種者欲及春耕種贈民器也田務正殷則不行發卒之令發巴蜀卒相如為

卒之事方今田時重頌百姓已親見近縣至其法之最良者則自天子而下無不以農為務躬

耕籍田率勸民耕天子勸農也征和元年前上耕于銅定又昭分府計史告

郡勸農宰相勸農也後中志注漢田儀田哀帝元壽二年以丞相為大司

司農諸丞部州分勸大司農部丞十三人少府水衡各置農官則九

卿勸農也前百官志水衡御史行部必問墾田何武傳武為刺史行部必

博士巡行舉奏野荒則監司勸農也武紀元符六年分遣博士六人渤海

太守勸趨田龍家傳遂為渤海太守勸民農桑民有持刀鋤者使賣劍

有蓄積南陽太守出入阡陌則州郡勸農也召宗臣為南陽太守勸農嗚呼漢人勸

相之意亦至矣愚之所不滿者漢當去古未遠之日不能正其經界均其

田里或為外戚之所占孫寶傳帝舅紅陽侯立使密因南郡太守李尚占

書願以入縣官有詔郡平田予直有價萬以上寶或為豪民之所侵食

問之遣丞相史按驗發其奸劾奏立尚上下獄死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有田也噫自漢以後世道愈

漢置官莫非勸農

指漢不強正經

五代以勸農

上而天子之勸農

趨經界之制固若難行而勸勉之令獨不講乎五代以來民無常業萬目

睽睽其不聊生甚矣田稅三斗錢氏弊政而兩浙之農病兩浙田稅三

廷遣王方贊均兩浙雜稅方贊令畝出一斗使還青澗城租稅方贊以為

畝稅一斗惟江南福建諸舊稅額當時無人論牛諭粗米馬氏橫斂而湖湘之農病咸平三年

潭洲初馬氏暴營田戶給牛輸稅米田器有稅五代相承而河北之農

四斛牛死元輪謂之枯骨允則除之河東五代未聞弄相傳呂文靖嘆曰王道本於農此

病何名或因表除之朝廷推其法池路自是農器無征夫田也牛也耕器

也蓋農民所恃以為生養之地暴征虐斂一至於此尚何望其無惰農哉

天生聖人為天下主以務農立國以足食為政九一毫有便於農者極力

行之因王方贊之請而減田賦因李允則之請而去牛租因呂夷簡之請

而不稅農器並見夫惟優農之仁既行則勸農之政得施矣上而天子之

勸相則田中刈麥法駕親視政要增開寶六年駕出觀民刈麥刈禾民

刈賜田婦以坐席勤者知勸太宗遊金明地召田婦數十賜耕者以茶絲

情者知愧政要增釋仁宗駐駕下而官吏之勸相則長吏勸墾田數悉書

下而

印紙見於至道之詔至道元年詔募民請田諸州曠土仍歸三歲租知通

之勸

漕臺勸農並令人衙見於景德之命景德六年二月丙子惟三司使丁謂

列聖

於皇祐之令皇祐元年右司諫錢彥遠本朝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

無姓

耕田之繪置之左右是無往而在不農也紹興十一年上

不在

在農也咸平四年上詔輔臣以諸州物價曉示之此周官分井之意詩

實謂

七月之情温乎可想也今之為官吏者果無負九重念農之仁乎聞有帶

實謂

勸農之嗇矣木鐸方聞東郊有作不過設供帳以為園林游樂之舉聞有

實謂

示勸農之文矣老氓玩視胥吏循常不過掛墻壁以為里巷無用之物是

實謂

豈有真情實意哉嗚呼吾農願無催稅打門之聲不願有斟酒壺有之賜

實謂

願無黃放白催之文不願有連篇累牘之語朝廷以此責州縣州縣以此

實謂

寬吾民則不至為具文爾若夫復成周耕鑿之農無漢人兼井之害則今

實謂

日經界不可不講也

實謂

愚嘗歷觀古今民數登耗之由矣自其有兵革之禍也彫耗於戰鬪之場

實謂

枕藉於干戈之役而民始不堪其命自其有刑役之害也根連株繫於羅

實謂

織之獄勞筋舌骨於營繕之工而民始不聊其生自其失農桑之業也亡

實謂

而為盜賊去而為浮屠而民始不安其居噫可歎也夫世道之盛衰係於

實謂

夫家之衆寡夫家之衆寡係於君政之善否此任生靈之寄者可不謹歟

實謂

夫自春秋戰國而至漢版籍莫盛於漢之元始元九千二百一十二萬三

實謂

千六十一漢志元始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二千六百一十八自三國六朝而至

實謂

唐版籍莫盛於唐之開元戶九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通鑑高祖帝

實謂

六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二十六唐元宗戶總八百九十九

實謂

一萬四千七百九十九唐之極盛也吁

實謂

有田矣蓋漢承累代戰爭之餘加以劉項相持盜賊蜂起轉輸征伐曾無

實謂

有田矣蓋漢承累代戰爭之餘加以劉項相持盜賊蜂起轉輸征伐曾無

寧歲觀曲逆一縣秦尚三百萬間者兵起僅至五千其耗可知也高祖南

息有文景勸農桑而民始安業然而猶未也至宣帝懲海內減半之後

極力撫摩膠東相勞來流民而賜爵八萬七千餘戶賜爵關內侯南陽守

戶口增倍而賜金召信臣為南陽太守戶口增倍賜黃金十斤所以元始戶籍之登者此也唐

承南北紛亂之餘加以隋人不綱莽為盜區內劉外夷十耗八九觀隋大

業尚有八百萬餘戶至唐初僅有二百萬其耗可知也唐食貨志唐正觀

一斗餘見上於是太宗恤刑而死罪絕少同上是歲天下斷死罪高宗承

平而天下又安同上高宗承然而猶未也元宗懲役費並起之後厲精為

治獨徯給符而免苦役之勞李義甫詳發宋用事役費並起初以武氏之

獨持州縣上戶口獨持州縣上戶口髮僧為農而無游手之病開元初姚崇為相髮

元戶籍之登者此也嗟夫受民數者必拜見負版者必式古人重民之意

不能自已也如此然則牧民者可不加意乎五代紛上生齒凋弊天

生聖人為民父母方建隆之元年也版籍來上嚴定陞降長編建隆元年

所具版籍陞降天下懸望以四千戶以上為望三千戶以上為望二千戶

從之至明年也戶口增耗申嚴殿最長編建隆二年先是安令又州縣官耗

加一分刺史縣令各進各一等君撫摩乘萬戶口增益者各降見戶每十分

一分利納餘欠夫開基立極豈無急政一則曰定版籍之陞降二則曰嚴

戶口之嚴最者深知本固邦寧之意歟列聖相承天涵地育故梅詢之告

仁宗曰二聖相承休養百姓今之戶數至倍於前長編寶元二年上謂侍

休養百姓今天下戶口之數蓋增於前矣詔三司及編修院檢閱王安

石之告神宗曰戶口之盛無如今日本朝百年不見兵革長編熙寧六年

王安石奏戶口之盛無如今日本朝太平百年生民未嘗見兵革上曰累

聖以來咸以受民為心既未有征役又無引館離宮營繕之事生齒蕃庶

足怪是知我朝無兵革之禍無刑役之苦無農桑之棄則生太平之世為

太平之民無怪乎不蕃息也是故以太宗視太祖加百餘萬以真宗視太

宗加五百萬長編寶元二年編脩院上歷代戶口數太祖朝一百五十萬

宗加五百萬八千九百六十五太宗朝三百五十七萬四千一百五十七

本朝以戶為意

累朝戶口
自祥符而視景德已增百餘萬
大中符雅元年一千一十二萬四千二百九十九
景德四年權三司使丁謂言景德三年戶口一千七百
八萬二千四百又景德四年權三司使丁謂言景德三年戶口一千七百
三萬二千九百九十八流後者四千一百五十五總舊管七百四十一萬七
千五百七十一戶一千六百二十八萬二千五百五十四口七歲平六年計增
五百五萬三千四百一十四戶自寶元而視祥符已增三百餘萬戶元二年
下主戶六百四十萬九千九百九十四口六百一十九萬五千四百一十
戶三百七十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口六百一十九萬五千四百一十其在
治平視國初九十有五倍治平四年生戶九百七十九萬九千三百四
其在元豐視國初九十有八倍元豐六年主戶一千一百三十三萬九千一百
萬至于紹興蓋二十倍有奇紹興四年主戶一千三百六十八萬八千七百四
至此始見仁厚澤深之功嘗謂自古規恢大業維持國本未有不加涵養

於數年之前越報天差十年生聚越王困於會稽而婦乃嚴不產子之令
數訓空平兵國王濬平吳亦用此術濬傳况襁負子來雲集鱗附宜亟為
生聚教訓之計今日中興欲侔周德當觀諸鴻鵠之詩

民心

民心國之命脉也國家之安危係焉嗟夫人心有神非可文欺其德實意
可以係其心而虛非辭矯情所能誘深仁厚澤可以感其心而非小術淺
惠所能留此有天下者所深畏也夫自周迄于五代上下二千年間釐為
十有六代惟周餘八百年漢四百年唐亦垂三百年其餘十有三代乃不
能五百載是何備短如是之相絕耶豈非周人本於仁義漢唐近於仁義
而餘亦不足論歟昔者周之興也散財發粟攘民以仁也下車釋囚感民
以義也分田為井教民以相生養也拯救於文武涵養於成康湯來安集
於宣王之世其愛戴當如何耶黍離之歌涕泗歎歎蔡丘之會感激奮
發公噫此猶可也末年威王以盟向予鄭而盟向之民不肯事鄭襄王
以陽樊予晉而陽樊之民不肯事晉傳豈有求而應有利而為也哉聖人
有至公之施而自得至公之報其民亦不自知其何以使之然無他此皆
本於仁義之功也漢高祖之得天下人皆曰法令章程也君子曰仁義公
恕也唐太宗之維天下人皆曰制度憑藉也君子曰仁義既效也雖遭於

漢唐結民以仁義
論歷代維短以備

棄太宗愛民之心是故呂氏之禍七國之亂漢幾亡矣而左祖為劉周勃

堅壁從漢周亞夫凜然有不敢犯之色新莽之篡三國之爭漢幾去矣而三

輔流涕光武荆楚雲從三國志猶起人悠長之思漢何以

得此哉漁陽之叛藩鎮之強非小變也而河朔死義顏真卿山東感泣

天下復為唐陸贄奉天之幸關陝之符非細故也而戎狄送款京輔掃清

天下復為唐郭子儀唐何以得此哉無他此皆近於仁義之效也嗚呼

天下之生久矣然治安之日少亂亡之日多可嘆也戰國以兵革禍天下

秦以刑威戕天下至漢而有所依曹魏以篡奪取天下南北以戎狄亂天

下至唐而有所歸噫孰知唐亡之後其禍尤慘歟五代紛上干戈亂離民

生斯時如刈草管向使天不興聖明之世則吾民其將疇依然我國家強

不如秦富不如隋機變不如齊楚事力不如漢唐所恃以為千萬世無窮

之基者惟結人心而已立極以來掃除苛矯革命之日市不易肆獨王彥

義朝
以仁

昇之專殺終身惡之而不用康節先生謂國朝五事自唐虞而

位後三未嘗殺一無賊時百平方四集五百削平僭偽不戮一人獨王全

年無心腹患又王彥昇專殺太祖終身惡之武惠初與王全斌同伐蜀殺降卒三

城之平蜀暴掠十年廢之而不錄曹武惠初與王全斌同伐蜀殺降卒三

錄用太原違命勦而絕之可也不殺為誓天地實臨之開寶二年王師代

上焚香自誓曰吾取江南奏捷喜而受之可也而垂泣一意鬼神實聞之

江平捷至太祖贊奏陛下曰收此一念也雖堯舜不戰之兵湯武仁義

之師始不是過噫此未見其至者前代降王皆以逐鹿而不免爭肉之誅

前代將帥皆以兔死而不免狗烹之患前代三恪之子孫屠滅交夷畧無

遺種而我祖宗天地之恩咸使覆育夫豈厚施而求報哉蓋謂吾之立國

目當如此而非以為仁也夫惟吾祖宗之專務愛民也是故養兵雖驕而

終不忍以兵煩吾民理財雖乏而終不忍以苛取困吾民寧建都於四平

祖宗
多端
以郵

今日所當恤民

忍如前代之誅戮也嗚呼為吾宋之民者將何以報之哉霜降水涸淮涘乃見故君子每於靖康之際觀之為臣者其受誅夷之慘而不負扞守之節為民者其從刀踞之死而不汚腥膻之俗嘗觀建炎之詔曰河北億萬之衆無一人忍負國者以此而論則我朝之社稷雖傳於萬世猶未足以報吾祖宗之萬一也今之民心何如哉兩淮之民罷於轉徙困於饋餉以遺黎之來忠義之附已安者難恃方來者難保是兩淮之民所當恤也襄漢之間虜兵踐蹂氣象蕭條戍之兵革死於盜賊呻吟者未起塗炭者未蘇是襄漢之民所當恤也西蜀之地去天一方臯郊失守忠義及戈大羊之侵掠方興鴻鴈之離散未集是西蜀之民所當恤也內地之民樂歲之末場方築而富室并之凶年之四壁亦立而重斂困之凜上乎朝夕之不保是內郡之民所當恤也京畿之民一室湫隘而居之者數家一夫經營而仰食者數口皇上乎一飽之末期是京畿之民所當恤也矧邊郵騷縶匪曰常也程疆場多憂已勞遠筭則夫謀所以仕吾命脈者可不加意

矣哉

常平義倉

常平倉

古今棟荒之策多矣成周都鄙委積之政上也漢唐常平義倉之法次也外此臨期趣辨移民移粟最下也噫激西江之水不足挾涸轍之魚則捨一時濟用之謀以圖三十年制用之法君子以為迂求三年之又以攻其疾苟為不蓄終身不得則苟簡樸變倉卒流食君子以為踈遠則行濟時之策而為經久之圖者其惟常平義倉歟且常平之法何始乎自李悝已

我朝

有平糴之說至壽昌始定常平之策此其始也漢食貨志李悝謂魏文侯曰善乎余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日三餘三百石下熟自倍餘百石小飢則取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飢三十石故上熟則余三而舍一乘熟則余二下熟則乘一使民高足價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所試中熟則發中熟之所發大飢則發大熟之所發而乘之故雖遭飢謹水旱余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預不足也行之魏國上以富強又同上宣帝即位歲數豐穰谷至與五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行普事果便遂白令創守貴時賤其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大嘗使之厥後罷於元帝即位天下大水三年齊地飢谷石三百餘民多餓死者儒復於顯宗復常平倉隨罷

隨復無有定制至于我朝淳化之二年京師置場有其法也淳化二年京師置場有其法也

使臣於四門置場增價以余各曰常平景德三年始置常平倉每州擇清幹官景德之三年諸路置倉有所積也

主之尋安同農總領三司無得移用然增價以糴分命使臣減價以糴

專命司農隨時遣用未有定職至熙寧以來提舉常平之官始定焉熙寧初執政以常平法不善將余本

熙寧初執政以常平法不善將余本夫祖宗之始置常平也出內庫之諸

以為糴本仁宗嘉祐七年給內庫頌三司之錢以濟常平見粒米狼戾之

時民艱於錢官則增價以入之菜色隱雷之日民之於食官則減價以出

之夫何舉糴本而為青苗之錢糴本而為青苗之錢糴本廣倉以求二分之恩上伐桑易錄官帑

厚矣如民貧何雷田輸官公家利矣如私害何此常平球荒之實政壞矣

見上豐歲則農夫集谷下得四五之價義君之法何始乎自隋始置於

鄉社至唐改置於州縣此其始也隋食貨志開皇五年長孫平奏令諸州

之曰隨其所得勸課粟及麥熟當社造倉窖賑之若時或不熟當社有

無所在為義倉成凶以給民厥後弛於永徽壞於神龍隋罷隨役亦無定

我朝制假義倉以給他廢至神龍罷蓋元宗即位復之

制假義倉以給他廢至神龍罷蓋元宗即位復之至于我朝乾德創之

斗至于今日而義倉輸官之法始定焉乾德元年令州縣置義倉所收二

元年錢頭言乞於州縣各置社倉主三等入戶量出解以備賑濟有

高賦皆乞置義倉即認行之既而止與王安石論兵法安石意王青苗故

立倉京東西如畿邑法初所就係倉輸自是義倉又縣倉矣又繕聖著令

可斗取一升以備賑荒至今有焉夫古人始置義倉也自民而出自民而

入豐凶有濟緩急有權名之以義則寓至公之用置之於社則有自便之

利夫何社倉轉而縣倉民始不與而為官吏之移用縣倉轉而郡倉民益

相遠而為軍國之資費官知其歛未知其散民見其入未見其出此義倉

之實政廢矣自義倉不留諸倉而知縣倉悉為官吏務用始也縣倉與民

復贍民中興以來講明荒政常平錢穀專委一司而無陷失之弊年言首

請復常平倉詔常平本法所係甚大非可也司兼額宜復置常平倉然愚

慮前弊又至害民令米麥得同議夢得等言常平法不宜廢如兗役易功

今日
義倉
反病
民

亦可行惟青苗市易可罷請選實歷州縣通世務者為提舉從之紹興八年李光請罷常平主管官上曰常平本漢耿壽昌今豈可以王安石廢之而提舉自可復置庶幾不問失一司錢谷達民騷繹置倉長灘已有社倉之遺意天下豈有難革之弊紹興二十年崖州既寧縣有付曰曰陳興建陽接境乃范汝為切進士紹興之謂民之易動難於食請干提舉張大李六二復於洞中作過貸鄉民至冬而取遂置倉於邑之長灘請民得以濟不復思亂人謂汝之所為乃社倉今日常平義倉之儲雖有美名本無實惠不惟州縣有侵借之患而支撥至有淹延之憂城邑近郊尚可少濟鄉落少民殫身從事彼知官長皂吏為何人一旦藜藿不繼又安能扶持百里取余於場以活其已餓之孳哉是有之與無其理一也嗚呼孰知有甚者焉常平出於官義倉出於民出於官者官自斂之官自出之其弊雖不足以利民亦不至於病民出於民者民實出之官實斂之其弊不但民無給而官且病之文移星火指為常賦籬頭斛面重斂取贏噫可歎也愚謂民不必甚予特無取之足矣民不必甚利特無害之足矣平時奪其衣食之資一旦徒啖以濡沫之利樂歲不為蓄藏之地凶年始思啼飢之民何益哉寧願為不取

絲之尹鐸毋願為矯制擅發之汲黯寧願為催科政拙之陽城不願為聚賑飢之韓韶則裕民實政隱於常平義倉之外昔邵先生有言諸賢能寬之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有官守者其勉之

抑貢獻

愚嘗讀禹貢一書而有疑焉夫西旅底貢召公有戒蓋人主不可有一毫玩好之私今楊之貢金雍之琳琅不幾如漢人酎金之誅乎武帝八月獻酎金服凌曰荆之夫龜梁之熊皮不幾如漢人天馬之求乎唐明皇楊貴妃好荔枝青之海錯楊之橘柚不幾如唐人貢荔枝之病乎貴妃好荔枝大馬作大馬歌唐明皇楊貴妃好荔枝遺使往大宛求大馬唐明皇楊貴妃好荔枝候各獻金來助祭也唐明皇楊貴妃好荔枝六月獻酎宇廟時使諸

古者

無心

於不

貢

常賦之外復求方物此所以為困民之弊政歟且禹貢之真州獨不言貢篚者蓋畿甸之內既眾且大賦其總銓桔粟米也是食為土貢之用也充州之貢蚕絲豫州之貢締紵其地則密邇於畿甸焉是衣服亦為土貢之用也自服食之外則器用次之器用之外寶玉玩好又次之故貢金琳琅

大龜能皮海錯橘柚之屬皆為土貢之物也皆償田賦之輕也聖人初何
心過求哉不然賦出於田貢以其土所宜而禹書總謂之貢孟子所謂夏
后氏五十而貢亦以田賦為貢何耶及周之衰荆揚貢金之地已陷吳楚
金不入貢而天王求之於魯蓋以魯通於吳豈不失聖人禹貢貢篚之本
若荆貢菁茅時屬於楚王祭不供無以縮酒管夷吾佐威公以伐之可謂
知先王制貢之意然則禹之所謂貢即後世之所謂賦初何害於貢篚歟
厥後常賦不足誅求無厭自夫有酎金之誅也色惡者罰少斤兩者罰列
侯廢黜郡國蕭條而民始憤矣侯表朝節侯因城五鳳四年坐酎金四兩
免又如淳注曰漢儀注諸侯王歲以戶口
酎黃金於漢朝皇帝臨酎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
又臣贊注曰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以百數並武紀注自天有
天馬之求也出兵於大宛之庭勞民於西城之國干戈連年人不聊生而
民始病矣見上自夫有荔枝之貢也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其火催督道運糧
藉而民始疲矣楊妃好荔枝五里一候上里
一置道途奔走人死枕藉其他貢取百端勞擾萬狀其
視聖人制貢之法同乎否乎噫可歎也漢唐弊政談者厭之始全是而必

我朝論拜觀乾德之罷羨餘之詔曰倘規羨餘必務倍克是詔也天地鬼
神實聞之太祖乾德詔曰出納之吝謂之有賦寧之罷貢物之詔曰所貢
司倘規致於羨餘必深務於倍克熙寧之罷貢物之詔曰所貢
飲食關之無害是詔也千萬世猶將賴之長編中宗即位出諸州貢物名
考之禹制未有若茲之繁也又所貢
物多飲食之類闕之亦无甚害也天以天下奉一人此臣民職分之常
我祖宗一則曰罷之二則曰罷之誠以小人乘人君耳目之欲以市恩竭
吾民膏血之利以求利恐不然有所不敢祖宗之心其帝王之道歟天地
之德歟且朝獻有費高祖十一年二月詔曰今秋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
道而諸侯王無多民疾之今諸侯王常以十月朝獻
及郡名以日數率人歲
六十三錢以給獻費月進有錢德宗奉天之後萬意聚欽常賦之外進
觀祭使李
燕有月進漢唐故例爾我朝場院以餘粟上者有責通鑑長編光化軍
常典百此非倍牧民租私減軍食何以致之且是寢其事轉運以聚歛為
羨者有罰仁宗寶訓天聖三年湖廣轉運使王逵多為聚歛為部內得
取常賦外歛民倉官以羨餘獻者有戒
寶訓真宗咸平元年詔監倉官不
者以產制論之
羨以為勞績若非受納之際
刺收即是出給之時或易曰損上益下其利無疆我祖宗有之淡菜

有貢唐孔發以明州貢淡瓜菓有獻德宗朝有獻瓜菓者漢唐常事爾

我朝諸州新茶寧斥而不入真宗諸州歲貢新茶三十餘處記悉罷之廣南菓實寧却而不受

寶訓仁宗罷廢閩中新荔寧罷而不納聖政高宗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

南歲貢菓實酸鮮白魚不欲以口腹勞人令自今後罷上曰三年以降自揮罷温州橋

相福州荔枝歲貢向歲未罷此皆祖宗歲貢之物朕恐勞百姓所以頒

降指語曰菲飲食惡衣服我祖宗有之白雉有祥武日南越外蠻夷白

狼有歌漢頭宗紀外國漢亦為美談爾我朝貢馴犀者還之寶訓真宗時

上曰此犀遠至深獻白馬者却之寶訓真宗時父州獻白御馬一

違物理服還之獻白馬者却之上曰無名進青何用遂還之進高

奴者返之同上蒲相國遣使獻崑崙奴上曰書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我祖

宗有之噫無用之物棄之可也而有有用者亦棄之足用之秋罷之可也而

時雖之用亦罷之且南郊之裡兵給官賜所費不貲此正聚歛不暇也漕

臺責助郊費且責以為貪政長編仁宗時法鎮言國家自陝西用兵以來

南郊此渡江之始兵連勢蹙所畜未豐此正誅求不恤也守臣羨錢入貢

且罰以為歛民高宗紹興三年二月戊子製中特御史江齊劉子奏前知

人觀望至爭相效無以為已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臣欲嗟夫至此而後見

望杜心懣所賦錢仍加黜罷小寬民力後吳惲降丙宮嗟夫至此而後見

聖人益心歟萬國貢珍秉坡寸天入貢杜陵賦詩本詩之集使

知東坡之詠貢荔罪林甫而醉伯游豈不愧死乎東坡詩謂貢荔長曰至

伯游朝祀

執經如雉議禮如訟諸儒宗廟之議何其紛也論立廟之制者或曰天

子七廟太祖不毀則不在七廟之數王肅曰尊者尊經於上故天子七廟

廟之數或曰夏之廟五商之廟六惟周有七廟之制鄭康成夏五廟此諸儒

之說不一也然書曰裡十六宗禮曰旅酬六尸一尸發爵六尸旅之則七

論歷代七廟之賞

太祖有大功於天下雖百世而不改其餘則父為昭子為穆三昭三穆以

世數次比及親而遷焉此七廟誠不易之論而曰五廟六廟者非也至漢

初三廟隋文四廟唐自開元以後至為九室十一室其有矣於古制也多

國朝張昭奏曰周立七廟青廟之外祀太祖及文武也漢初二廟悉不

矣如禮記晉如後七廟之制江左相承不改然七廟之中猶虞祖之室隋

文但立高曾祖神四廟而已言因隋立四親廟梁氏而下不易

其法又廟志開元以後常為九室終唐之世常為九代十一室

禮者或曰日祭月祀時享左傳祭公謀父曰甸服者祭侯服者或曰天子

日祭於祖考月祀於廟時享於二祧韋元成云天子月祭於祖考月祀此

諸儒之說互言也然大宗作則祠春禴夏嘗秋蒸冬則有時祭之禮周禮

祭法則五廟皆月祭而二祧止享嘗有月祭之禮禮記祭法五立七廟一

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禮記祭法五立七廟一蓋先王制禮不過適中過乎禮者失之

濟不及乎禮者失之簡此月祭時祭誠至當之論而曰日祭者非也至漢

日祭於廟時祭於便殿漢郊祀志其有禘於古禮也甚矣論禘禘之義者或曰

禘大於禘鄭康成或曰禘大於禘王肅或曰一祭二名賈逵此諸儒之說異同也

然禘則合食而已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非惟天子有禘而諸

侯皆得有禘禘則禘其祖之所自公如虞夏禘黃帝商周禘嚳惟天子有

禘而諸侯不得有禘見後此禘尊祖與誠萬世常行之典而曰禘大於禘

一祭二名者皆非也至魯為諸侯禘于禘室故孔子謂魯之郊禘非禮也

其有叛於四代之典已無據矣左傳春秋大抵後世無定禮參之聖人則

有定禮諸儒無定說質之聖經則有定說用聖人之定禮合聖經之定說

其惟國朝乎立廟之制未定也至建隆間集議宗廟因唐人四親之說定

成周七廟之制是制也蓋從張昭之請而行之建隆元年正月有司請立

書張昭等奏議曰按堯舜禹皆立五廟蓋三昭三穆與其知祖也有商改

立六廟昭穆之外祖契與湯也周立七廟親廟之外祀祖及文武也云

云隋文但立高曾祖神四廟而已唐因隋立四親廟梁氏而下不易

其法稽古之道斯為辨義代請近尊高曾四代蓋號宗建廟定制可祭祀

之禮未定也至元豐中朔月合五廟而行月祭四孟合七廟而行時祭是

禮也蓋因議臣而舉之此立廟之制祭祀之禮皆與古合長編元豐二年

古者宗廟有時享月祭而無月中祭月半有祭非時身也記曰春祠夏禴

秋嘗冬蒸又曰遠廟為配享嘗乃上此所謂時享也又曰考廟曰王考廟

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左傳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此

所謂月祭也五廟有月祭而二祧止蒸嘗者仁之行有親疎禮之施有隆

殺其止享而不與乎蒸則加殺矣畏祖宣祖時身止於秋嘗禴祖

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時身外時有祫宗廟各一獻祫用特上至若禘

禘之說有合於古者行之有難合於古者闕之何者禘者祭其遠祖謂之

追享祫者自即位朝廟始謂之朝享由親廟而毀廟合而祭之故其禮為
當行由始祖而遠祖譜失其傳故其禮為難考是故虞夏商周所出甚明
故有禘漢魏而後所出無據故不禘此國朝信祖而上譜謀不明故寧為
漢魏之祭毋寧為四王之禮也長編元絳等言禘者禘其祖所謂自出故謂
王曰享及七世推親以及祖推祖以及始祖祭時各於其廟祭之於是
祠約掌烝既有所謂烝矣而毀廟之主不及左為未也緣生有合烝絜
食之因焉於始祖之廟合烝爾親廟之主而祭之於是有所謂禘禘禘
遠祖不及猶以為未也又推其上審諦其祖之所自出而祭之於是有所
焉至此而仁之至義之盡也然禘之所自以其祖配若舜禹祖高陽高陽
世系出自黃帝則虞夏禘黃帝以高易氏配商祖契出自帝嚳則商人禘
嚳以契配周伯文王亦出自嚳故周人禘嚳以文王配四代世系所出者
明矣追祭所及者遠也漢魏以來世系不明漢自上皇以前無聞故曰高
帝而上惟見太上皇一世而已魏自聖土君而上亦無聞故明帝上事高
祖之父聖土以下五世而已劉氏出於劉累而漢不禘堯曹氏出於陸終
之子安而魏又禘漢以諸謀不明故也恭惟藝祖連漢唐故事祭四親廟
惟唐祖而所自出者謂失其傳有司因仍借說二年一裕五年一禘七
與禘皆合群黃之主級食於始祖禘禘之名不同而禮實無異其為北郊
莫求其祖之所自出而不得則禘禘當開之必是說也蓋得元絳之言矣
既見祖系所自出乃可以行惟聖神詳詳從之然則論帝王之制當求之祖宗定諸儒之議當考之先正庶無遺議矣抑

有聞焉祭祀之職不獨在於我將我享之時而在於朝又修省之際不特
見於犧牲牢醴之末而見於誠心實德之行親享四室不登黃道此太祖
之敬也會要乾德元年親享四室
祥將三年詔曰朕以親祀后抵昭告祖考不行中道此真宗之誠也
萬未暇改更宜避中道以不行奉至神而如在恭謂朝曰朕於東西偏
門詩曰於穆清朝肅雍顯相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及於制度禮文之
外而求祖宗之盛心云

釋奠

過魯一祠足以興漢漢紀高祖過魯祠孔子以太牢國學廟貌有光於唐噫東魯聖人吾
道宗主功用在人萬古不泯其可不嚴報本之禮乎唐孔樂志武德二年
始詔國子李立周公
高祖釋奠焉愚嘗深考古今之禮切以為所當先者有三曰天地曰祖宗
而學校之先師與焉所當備者亦有二曰郊祀曰禘享而學校之釋奠與
焉天生而為人業而為士戴天履地靈於萬物而不至於斷喪瘳滅者伊
誰之力歟發而為言著而為經仁義禮樂傳諸萬世而不墜者又誰之力

釋奠
其用闡其義淑諸將來者師之教也故報於天地而郊祀之祀舉焉報於

祖宗而禘享之禮舉焉報於先師而釋奠之禮舉焉然河汾王通氏曰天

子之道不啻天地也不啻父母也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子鳴呼罔極

之恩雖殫天下之物何足以報之特拳誠意不能自已姑寓於制度文

物之間耳夫自漢高帝行太牢之祠也元始有追謚之褒有奉祀之典始

有諸弟之祀漢成宣尼公漢帝紀又表云孔霸承烈侯奉孔子祀元和有闕里之祠

觀有釋奠之禮配享之儀唐禮樂志正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博士朱子

也大業以前皆孔丘為先聖顏回配四年詔州縣皆作孔子廟一年詔尊孔子為宣父作廟於充

州十四年太宗親釋奠於國子學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賈

東成服虔何休王肅王雱杜預范甯二十二人皆以配享而尼父廟奉官自祭之開元有國學南向之位有羣弟

對爵之榮開元二十七年詔夫子配先聖可謚曰文宣王以其嗣為文

釋奠
其用闡其義淑諸將來者師之教也故報於天地而郊祀之祀舉焉報於

祖宗而禘享之禮舉焉報於先師而釋奠之禮舉焉然河汾王通氏曰天

子之道不啻天地也不啻父母也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子鳴呼罔極

之恩雖殫天下之物何足以報之特拳誠意不能自已姑寓於制度文

物之間耳夫自漢高帝行太牢之祠也元始有追謚之褒有奉祀之典始

有諸弟之祀漢成宣尼公漢帝紀又表云孔霸承烈侯奉孔子祀元和有闕里之祠

觀有釋奠之禮配享之儀唐禮樂志正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博士朱子

也大業以前皆孔丘為先聖顏回配四年詔州縣皆作孔子廟一年詔尊孔子為宣父作廟於充

州十四年太宗親釋奠於國子學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賈

崇太
子廟

釋奠
其用闡其義淑諸將來者師之教也故報於天地而郊祀之祀舉焉報於

論釋
奠儀
物制
度

丁以文明之盛也其時用仲以四時之正也雲山之象奇耦之數寓於樽

祭而夫子位未改至是二京國子監天下州縣夫子始皆南向以顏淵配
路諸弟子爵公侯子淵充公充子騫魯侯伯牛韜侯仲弓齊侯子有徐
子夏魏侯又贈曾參以下六十七人然祠禮行於漢而釋奠未講也釋
奠講於唐而儀文未稱也至于我朝其文愈侈其儀愈隆天下始知祀事
之重與天地祖宗等噫盛矣哉是故以顏淵為亞聖優之以公爵舊制也
國朝則優進孟子而同列於南面配食之位唐禮樂志封以四科之賢列
為十哲而顏子居其首舊制也國朝則復進顏淵於配享而十哲坐於東
西面之列上見以左丘明而下二十二入圖繪於壁者舊制也國朝則以韓
昌黎名賢皆列於從祀之列唐禮樂志開元七年司業李權奏先聖廟為
侍餘弟子列象廟堂不豫享而范甯等皆從禮諸釋奠十哲於上而圖七
十二子於壁曾參以孝受經於夫子請享之如二十二賢乃詔十哲為坐
象志豫祀曾參特為之象坐亞之我朝聖賢之教彬彬然於家傳口誦之間
圖七十二子及三十二賢於廟壁

尊師
自一
始

壘壘巨之器以吾道與天地陰陽為一體也奠幣而後獻爵先誠而後物
 也再獻而後旅爵先尊而後卑也奠爵所以致其厚故合樂以興舞羞菜
 所以致其薄故興樂而不樂酒以元所以致其虔幣以白所以尚其質夫
 子之道猶元氣然周流兩間成小成大所以答其賜者固宜其備也噫世
 更五季聖道湮鬱久矣文物光華盪人耳目豈止魯祠廟貌之敬哉雖然
 累朝之報本誠尊矣然亦祖宗開國貽謀之善也我太祖之贊文宣曰尼
 父挺生河海標異祖述堯舜有德無位太祖作文宣王贊曰王澤下衰文
武將墜尼父挺生河海標異祖述
 其養鳳哲人鳥不至我太宗之贊文宣曰維時載雍載此武功肅昭威儀
 海宇聿崇太宗作文宣王贊維時載雍載
此武功肅昭威儀海宇聿崇其為吾道計至切也聖子神孫
 安得不發揮斯道乎噫荆舒何人亦侑夫子不有龜山孰尊我師然則公
 議在人其不可拚也如此夫編年崇寧三年置辟雍於京師以王安石配
享文宣王廟庭坐顏孟下又言行錄王安石
傳詔聖初配享神宗廟崇寧三年詔配祀文宣王廟靖康初聞揚
特言傳文宣王廟配享列于從祀建炎中聞趙鼎言罷配享神宗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之十終



